

张器友 著

李季评传

华岳文艺出版社

李季

春天。

連東山下，英苦河邊。陽光照射着綠

色的稻田，青青的麥，點點，樹叢和竹林，

鳥声喧嘩。半山腰，採茶女和牧童正

描歡快地對唱着答应的歌——
盤歌。

牧童：

要想和唱山歌不費難，

只要你曉得你靠的什麼山？

你靠吃的什麼河裡水？

山上什麼出產养活你幾千年

山裡什麼

心兒快？

李季评传



张器友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

李季评传

张器友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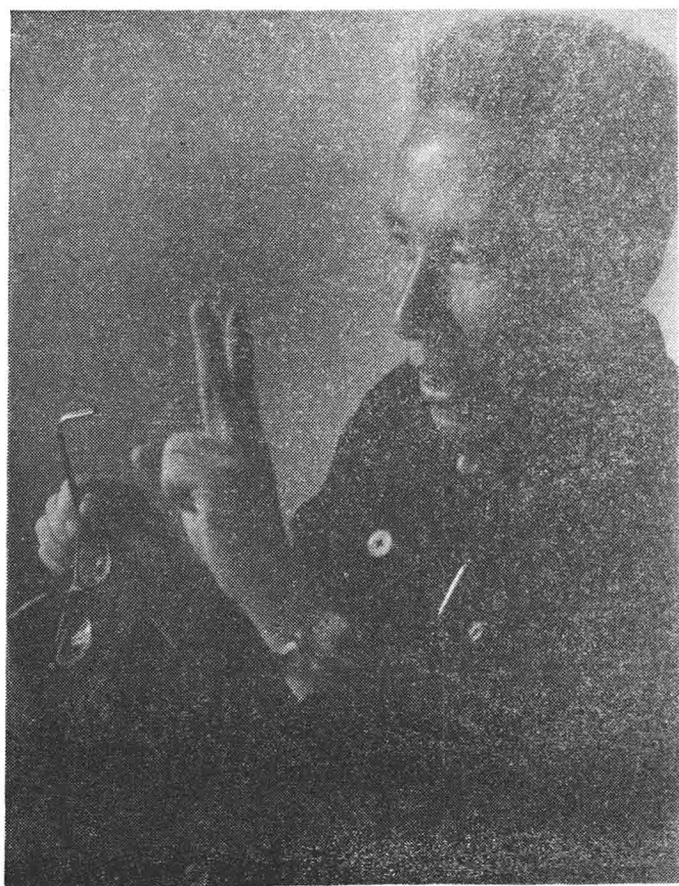
彬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9.625印张 3 插页 183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49—285—9/I·213

定价：3.70元



1979年在北京 江树拍摄

序

吴 象

《李季评传》的作者在《后记》中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检阅着有关李季生平、创作的材料，我的手心象是捏着团火”。李季正是这样的诗人：即使离开了我们，他的人格与创作依然具有烈火般的灼人的力量，鞭策着我这样同时代的战友，以及每一个有机会接触他的作品读者与研究者。我必须写下我对李季的认识与怀念，这是我的责任与义务。

我虽然至今仍然象年轻时那样喜欢文艺（我与李季的友谊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但始终没有在文艺战线上工作过；因此，我不可能、也不妄想从文学史的全局对李季的历史地位、贡献作出历史的评价——那是文学史家们的事。但是我每想起李季，总不免要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该怎样来看待李季这一代诗人呢？我又往往想起鲁迅关于殷夫的诗的那段名言：“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熏，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毫无疑问，李季的诗是属于殷夫等所开创的“别一世界”的诗，我们评价李季，自

然也不必和中外历史上“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这是“有别一种意义在”的。我想，鲁迅在这里正是要提醒我们，用传统的标准与眼光，脱离了产生殷夫、李季这样的新型诗人的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与实践，就永远不可能理解他们的创作对中国革命与文学事业的意义，自然也不可能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现代中国革命绝不是一种自发的历史运动，它是亿万人民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自觉创造历史的伟大社会实践。我们的党不仅成功地领导了武装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伟大的经济建设，初步改变了中国落后贫穷的面貌，而且成功地领导了现代中国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已经是国内外任何没有偏见的人士所公认的历史事实。应该说，对于最需要创造精神的文学艺术事业领导的成就，是我们党在本世纪创造的历史奇迹中最光彩夺目的部分之一。党的领导要依靠党的文艺思想、方针、政策的正确，同时，也要通过自觉体现党的文艺思想、方针、政策的党员作家的创作实践的成功，对整个文艺界的创作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以为，正是应该从党对文艺的领导这一高度，来把握李季这样的作家的历史品格，评价其历史地位与贡献。李季是我们党自己的作家，与中外历史上“一般的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首先是党的一员战士，然后才是作家；对于李季来说，写诗是实现无产阶级奋斗目标的一个内在的需要，他手中的笔就如同战士手中的枪。他是真正做到了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写作，绝无其

他任何私人目的，由此产生了他惊人的纯真；他发自内心地永远以普通的革命战士自居，由此产生了他在党和人民面前惊人的纯朴与谦虚；他怀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创作，由此产生了他对诗歌艺术追求惊人的执着与认真。在李季身上体现了党性与个性的统一，他的诗焕发出的人格力量，也正体现着党的思想力量与道德力量。更重要的是，对于李季这样的作家，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与失败，他们的喜怒哀乐，都与党和人民天然地血肉般地联系在一起。党、人民和作家的和谐统一，使得李季的歌唱里充满了真诚、和谐，没有半点虚假与勉强，有着长久的思想与艺术魅力。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一切和谐统一，都是在矛盾斗争中实现的。在中国革命、建设的曲折历程中，我们的党也曾犯过错误，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一定损失，而且有的时候党的失误也不能不导致李季的短暂失误。这对李季这样的诗人，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的可贵处，不在于永远不犯错误，“先知”般的“纯洁”，而在于能够站在党与人民立场的统一的基点上，比较快地觉察党的失误，并且逐渐自觉地与党和人民一起同这些错误作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他同时也就纠正与提高了自己，达到了党、人民和自我新的更高层次的统一。在我与李季的长期接触中，根据我的观察，经过几十年历史的风风雨雨，李季对党和人民的信念是越来越坚定的，并且日益与建筑在对历史前进规律的自觉把握基础上的历史成熟性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任何力量都摧不垮李季，他对党和人民的

歌唱几十年如一日、而且越来越响亮的“秘密”所在。正是这种信念，使得李季在自己创作中体现党的精神达到了十分自觉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创作——无论是四十年代的《王贵与李香香》，自觉“叙人民之事，抒人民之情”，蕴含了“农民群众与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诗化了的哲理”（本书上卷第三章），五十年代的《玉门诗抄》，在“石油，这奇妙的液体”里发现“优美的诗”，表现“新中国建设者、创业者的美好情怀”（本书下卷第六章），还是五十年代末《杨高传》三部曲，以史诗般的笔触抒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建设传”，塑造“来自农民的无产阶级英雄”（本书下卷第九章），六十年代《向昆仑》等“礼赞”和“呼吁”“发扬革命传统，坚持实干精神，胸怀中国和世界革命”的时代“脊梁”（本书下卷第九章），七、八十年代《石油大哥》等诗作“激励人们踏上新长征的征途”（本书下卷第十章），都体现了党对文艺的期望与诗人自己对时代的理解的统一。因此，李季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大都具有“披荆斩棘，开出了道路”的开创性意义，常常能提供创作实践的新方向、新信号，创立“一种诗歌的新型范”。由于李季的创作总是努力追求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他的体现了党和时代要求的作品并不是仰仗行政的命令，而是凭借其自身的思想与艺术力量征服了读者，从而对于同时代的作家产生吸引力，在自然而然之中起到了积极影响。尽管李季各个不同时期创作的这种作用是不平衡的，但是，只要以一种科学态度认真考察我国现、当代

诗歌发展史，是不能不承认李季诗作的这种影响力的存在的。而这种影响力，实质上正是从一个侧面间接地体现了党的作用。因此，李季把人们对他诗歌创作成就的赞扬，归之于党的力量，据我的观察与认识，这不仅包含着主观上的绝对真诚，而且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的实际与本质的。李季正是从一个党员尽到了对党和人民的责任之中感到了由衷的喜悦与幸福；这种感受与情操是一些把创作看作纯个人事业的诗人们所绝难体会的。

李季之所以能够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党、时代、人民要求的统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始终不脱离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我在一篇悼念李季的文章里曾经说过：“没有太行的硝烟，延安的泥土，三边的风沙，便没有李季和李季的诗。显然，石油的芳香又使他的精神境界升华到了新的高度”。李季从来不是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作为生活的主人，直接和人民群众一起参加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他真正做到了党和毛泽东同志倡导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群众火热斗争中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深刻地理解了党，也理解了人民、历史和时代，把握了其内在的统一。他的创作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变革的历史的文学的记录，生活创造者与生活描写者统一的这种社会实践、生活、创作方式，构成了李季这样的诗人的重要历史特点，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记得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里曾经说过，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巨人，“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

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枪，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李季虽然没有达到无产阶级“巨人”的高度，但是，由于他自觉投身于“时代运动”中，他的创作就充满了永不枯竭的生命的活力，并且有一股沸腾的历史运动所特有的激情与气势，而无任何“庸人”气；这是读李季的诗，谁都能感受到的。今天，我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四化建设，我们正面临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李季及其同代诗人永不脱离“时代运动”的历史道路，尤其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这一点，现在是不应该有什么怀疑的了。

李季的创作在现代新诗艺术发展上的意义，本书的作者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在这方面我是个外行，提不出更多的新意见。我只想谈谈阅读本书时的一个感想。作者在本书上卷第三章里曾着重指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于“第一个成功地运用革命农民自己的心灵感受和审美方式叙人民之事，抒人民之情”。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劳动人民，包括农民的审美心理、趣味和理想既有其历史的继承性、保守性，同时也是在历史地发展和变化着的；在当前农村经济改革中，随着农民生产方式、经营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农民的审美心理、趣味、理想已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并且与传统的审美意识相冲突。在这样的新的历史变革时期，认

真研究农民审美心理、趣味、理想的变化，并体现在反映农村变革的创作中，应该是一项有着极大现实性与迫切性的历史任务。今天的作者在响应这一历史、时代的召唤时，回顾李季的历史经验是会得到新的启示的。也许，这就是本书在今天的一个现实意义罢。因此，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本书的作者，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与严格的科学精神，为我们写出了这本内容翔实的“评传”，为总结李季及革命诗歌发展的历史经验，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目 录

序.....	吴 象
上卷 1922年——1948年.....	(1)
一 象幼蛾扑向太阳的光辉.....	(3)
二 “三边呵，你就在我的心里.....”	(17)
三 文学艺术的新开拓.....	(36)
四 新诗史上的里程碑——《王贵与李香香》	(55)
下卷 1949年——1980年.....	(91)
五 “石菊花样年年新”	(93)
六 为石油事业初放歌喉.....	(118)
七 在“折腾”中探索.....	(146)
八 人民英雄三部曲——《杨高传》.....	(169)
九 多重奏的“脊梁吟”	(196)
十 “一生一世不改调”	(222)
结语.....	(245)
十一 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紧密结合.....	(247)
十二 对文艺民族化、群众化的执著追求.....	(271)
后记.....	(294)

上卷1922年——1948年

我们看到：文艺运动突破一重重关，猛晋不已，出来了新的一套，出来了一批新的人物。……

……谢谢毛主席，他给我们指出了道路。谢谢新文艺的开路先锋的各位同志，他们在文艺战线上披荆斩棘，开出了道路，他们是文艺战线上的战斗英雄。

——陆定一

一 象幼蛾扑向太阳的光辉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这样安排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初实绩，主要是在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下的一批学贯中西、留学外国、出身並背叛了剥削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作品中体现的；而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指引下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最初实绩，则主要是在共产党直接领导、教育下的一大批与劳动人民紧密结合、血肉相联、有着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学知识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

这是因为，“五·四”运动前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刚刚拉开的时候，共产党还没有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社会的舞台，劳动人民自觉革命的意识还要经过一个启蒙的过程，思想文化，其中包括文学艺术的革命，遵循了人类思想史的一般规律，主要由前一社会统治阶级中的“逆子贰臣”——先进的知识分子担任了。时代发展到40年代，劳动人民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已走上了自觉革命的道路，当要创造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便表现了空前的热情。一般说来，这批人没有从

剥削阶级，从“文艺沙龙”那里承当什么因袭的重担，他们的丰富的革命实践，他们的立场、感情、审美态度等，同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要求产生了高度和谐。尽管他们在投奔革命踏上战斗里程的时候，主要并不是要在文坛上露什么头角，而是为了追求本阶级政治上的解放，但是，当他们从革命实践中，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意识到文学艺术也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他们就以对待革命的态度，以其崭新的姿态，对待文艺事业，创造出异乎前人的劳动人民自己的新文艺来。

于是，在这种历史的进程中，从农民的茅屋檐下，从不起眼的土窑洞里，走出了赵树理、贺敬之、柳青、孙犁……也走来了李季。

李季，原名李振朋，又名杜寄，生于1922年8月22日。当他出生在河南省唐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一周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正在发出战斗的“呐喊”，为革命前驱者助阵，唤醒着在“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中国社会的前景出现了异样的亮色，但现实仍旧到处摆着吃人的筵席。

如同赵树理、贺敬之等人一样，李季的家庭也并非书香门第。全家十几口人从祖父手上继承了四五十亩薄地，好年景一亩地也只能收稻谷二十七八斤。母亲生下李季，对她来说不是喜事，而是愁事，多一个人就多了一张

吃饭的嘴，更何况大儿子已经结婚，小孩也即将出世。她含泪与丈夫商量，叫前去打芝麻叶子的女儿将刚生下不久的小耗子（李季乳名）拎到寨边，忍痛嘱咐说：“死了就扔到河滩上。”一个玩风蛸的老人看到寨边扔了个婴儿，生起怜悯之心，说道：“这孩子将来可要打功名啦！”姐姐将小耗子拎回家中，把老人的话说了一遍，父亲叹息着：“打功名？打到狗肚子里去吧……”但是，李季毕竟被留了下来。

如同中国其它农村一样，唐河县一带盗匪丛生，灾祸频仍。闹得李季的父母、三叔把家从乡下迁到十几里外的祁仪镇上，合伙开一爿小杂货铺，平时卖些小东小西糊口度日，农忙时返回乡下种地。这样，年幼的李季一方面和小镇子上的贫民及其文化生活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又和乡下的土地、穷庄稼汉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中国的农村是由依靠土地的“乡下”和半依靠土地半依靠商业的小镇共同构成，那么李季触摸着的便是一个完整的旧中国农村生活的情景。

在李季幼年的记忆里，或者是：一辆辆木制的独轮车沿着黄尘滚滚的大路，吱吱扭扭地迎面推来，推车人干柴般的骨架，菜黄色的脸庞，拖妻携子逃荒他乡，走不出10里8里，就一头栽倒在路旁；或者是：赤日炎炎，一串串被绳索捆绑着的壮丁，象一群被驱赶贩卖的牲畜，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在路途跋涉，天天有人因病累而无声地横倒在黄土没脚的车辙里……人世的艰难灼痛着李季的幼小心灵，他向往着大家都能过上美好的日子。后来，他在